實賓錄

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實賓錄卷十一

衛先生　　　　宋　馬永易　撰

秦將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于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東先生

晉東晳陽平元城人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為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已育我稷已生何以疇之報東先生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不得姓名居宣城郡文脊山有瞿硎因以為名大司馬桓温嘗往造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

祁先生

晉祁嘉字孔賓少清窮好學年二十餘夜忽夢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間事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後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仲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淡教誨不倦受業者二千餘人天錫呼為先生而不名

劉先生

北齊楊遵彥以父見誅乃變易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

山與沙門曇謨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入田横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謂劉先生

王先生

唐文中子世家曰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謨以將畧升則以儒術進玄則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王先生集於是大稱于儒門

郭先生

房陵縣有郭先生碑先生名輔字甫成有孝友悅學之美其女為立碑于此不知何代人也

孟先生

唐皮日休孟亭記曰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本翰林工部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襄陽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其怪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

傅先生

昔有傅先生者少好學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太極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為南岳真人

石先生

石先生者中黄丈人之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矣初居貧身賤不能服藥乃養羊豬十餘年間約衣

食節用致貨萬金

甯先生

甯先生者古之神仙在黃帝之前四海之外崑岳之下有蘭沙之地去中都萬里走其沙隨步隨沒不知深淺非得道之士莫能涉之沙如細塵風吹成霧泠泠而起有石藍之花輕而堅勁一枝千花千年一開隨風靡靡名曰青藍花灼爍可觀又有魚鼈蛇飛于霧中先生因採藍花常游其地又食飛魚而死卧沙中二百餘年蹶

然而起形容復故乃作游海詩曰青藍灼灼千載舒百齡暫死食飛魚

薊先生

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嘗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疽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飲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時有百歲公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于會稽市顏色不異于今猶駕昔

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遅徐而馬不及

于先生

吳孫策時有道士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會客郡樓吉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止之不能策即令收之策母請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諸將士不可殺之策不從俄見害而卒

桓先生

宋桓闓不知何許人事陶隱居于茅山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執役之外寂默無所為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于庭隱居欣然而接謂已當之青童曰太山所命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記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惟得執役桓闓焉詰其所致則曰常修默朝之道親朝天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闓于是服天衣駕白鶴升雲而去

鄧先生

梁南岳鄧先生郁隱居衡山極峻之嶺斷穀三十餘年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求白日昇仙魏夫人忽來臨降垂雲而至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無病而終山南唯聞香氣世未嘗有

田先生

唐田先生元之不知何許人也游名山博採方術得內修度世之道帝游溫泉幸東都元之扈從善談清虛每

延問動移晷刻唯貴妃與内人趙雲容侍宸扆得聞其
論雲容嘗侍茶藥間乞藥以延生元之曰我無所惜但
汝不久于世復懇不已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服此死必
不壞但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珠玉疎而有風使魄不蕩
空魂不淪肾則百年外可以復生矣此太陰鍊形之道
即為地仙復百年遷洞天雲容俄卒貴妃命中人陳元
造如其言瘞之至元和末已一百年雲容果再生元之
亦隱顯無常自號田先生識者相傳元之魏時人已數

百歲矣

王先生

楊晦之游吳楚至烏江聞王先生者有道術因往謁之

風骨清美談論高暢不覺至夕時八月十二日也先生

名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媼齒髮盡衰先生曰吾女也惰

不好道今且老矣謂七娘曰可刻紙作今夕之月置室

之東垣上俄奇光煥發相與玩話寒氣逼人及曉先生

以杖畫庭塵土瞑晦其所居則崖壑萬仞叢林參天前

有大水目之不極晦之與先生皆立于水濱驚愕歎駭先生振衣揮斥門庭如舊

## 廖先生

唐蔣防爲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曰沖先生名也清靈先生字也靜福先生家也先生之名玉堂金闕之名矣先生之家紅霞外景之家矣至于鶴骨松貌全淳合虛寓形于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遙爲師友矣

文始先生

周函谷關令尹喜受道于老子三年神異感通老子知其道成德備因授號曰文始先生無上真人

明真先生

天師寇謙之遠祖仁漢成帝時隱王屋山白日昇天號明真先生

馬牧先生

後漢馬瑤茂陵人隱于汧山以兔罝爲事所居俗化百

姓美之號曰馬牧先生

玄德先生

後漢法真有清節前後四名不就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其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儒林先生

後漢常爽篤志好學博聞強識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

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為儒林先生

簡寂先生

宋陸修靖專精教法不捨寤寐卜居廬岳名赴金陵一旦謂門人曰吾將還舊俄偃然解化膚色輝映異香芬馥廬山諸徒見電旌紛然還止舊隱斯須不知所在詔以所居為簡寂觀謚曰簡寂先生

妙德先生

宋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

嵇康高士後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
清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

通隱先生

宋周續之通儒學累辟不就武帝以布衣引見清音高
論聽者忘疲時號通隱先生後入廬山依遠法師令西
林橋謂之通隱乃其遺稱也

纖簾先生

梁沈麟士幼而俊敏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居貧

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

上行先生

梁庾詵高蹈不仕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顧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初年因寢忽驚覺曰顧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勒淨域矣

玄處先生

後魏劉延奭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教授爲業蒙遜平酒泉築陸沈觀于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置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

隱元先生

鄧世隆以史學稱當世隋末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陽引爲賓客秦王攻洛陽遣人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元先生棲白鹿山後召爲國子主簿

焉

恬漠先生

大峭之西臨溪有恬漠先生翼異神碑盖隱斯山也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翼岸夾山危峯峻舉羣山疊秀重嶺干霄

廣文先生

唐鄭虔為協律郎開元皇帝愛其才欲置左右以虔不任職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杜甫贈虔詩曰諸公

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　謹案舊唐書云天寶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又

唐語林云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鄭虔久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據二書所稱則廣文館非為鄭虔始置第虔為此官適當置館時耳實錄原文未詳所本今姑仍其舊而附記於此

玄靖先生

唐楊播炎父也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名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靖先生

太和先生

唐嵩山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遊名山五岳貌如三十餘天寶初名至京師帝與貴妃拜謁床下訪以道術旻學通內外長于佛教其告明皇大約在于修身儉約慈以為本以帝不好釋典旻每以釋教引之于是廣陳報應以開其志帝雅信之

文簡先生

唐吳融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使元晦名以補吏不應以詩五百篇致晦晦高其槩言諸朝賜號文簡

先生

雲居先生

唐鄭損盧藏用之甥也高尚不仕鄉里號爲雲居先生大歴初關東饑疫損率其有力者每鄉爲墓以葬棄屍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

史遁先生

唐張薦初爲史館修撰朱泚之亂變姓名伏匿城中因號史遁先生

文元先生

唐閭丘和受業于蕭頴士卒門人謚曰文元先生士和著蘭陵先生蕭夫子集論因推歷世文章而盛推頴士所長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昇元先生

唐馮宿為昇元劉從政先生碑曰敬宗皇帝躬法服御内殿執弟子禮翼日下明詔加先生號曰昇元先生

真隱先生

唐祟郎博通經史名辟不就時號真隱先生

醉吟先生

白居易遭幼君不合放意文酒居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池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又稱香山居士為之傳謂醉吟相仍若循環然

逍遙先生

五代晉鄭遨字雲叟避唐明宗祖廟諱以二字行少好學敏于文辭唐末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遂隱

居少室山晉以諫議大夫名之不起上表陳謝高祖嘉之尋賜號為逍遙先生

搢紳先生

五代江夢孫頗蘊藝學旁貫諸經遠近宗仰事繼母盡禮諸生訪問經旨敎遜謙下時號搢紳先生一門百口敦睦如一子孫學業各受一經

元同先生

五代吳越閭丘方遠少為道士辨慧善法籙好儒學慕

葛稚川陶隱居為人吳越王錢鏐為建天柱宫居之表
賜紫服號曰妙有大師元同先生

正一先生

五代江南道士譚紫霄有道術能醮星象禁詛鬼魅住
廬山棲隱洞鄴僧于溪滸創亭宇有為頑石所礙致工
百倍不能平之紫霄往見曰斯固易矣以指捻訣含水
噀之命鎚之其石應手如粉一旦而平所獲醮祭之資
皆以待四方賔旅室無囊箱時號為譚先生閩王王昶

遵事之號為金門羽客正一先生

青光先生　長里先生

人生有錄必有篤志于道使之然若青光先生谷希子南岳松子長里先生墨羽之徒皆為太極真人所友或為太上天帝所念者輿雲騰龍以迎之故不學道而仙道自來也過此以下皆須篤志也

李叟

晉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

適越登岳長謠注云列子云楊朱南之沛見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嘆云

于叟

梁劉峻辯命論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又云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

巢箕叟

晉陸機連珠云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邪叟

齊竟陵王行狀云邪叟忘其西昃龍丘狹其東皋注云後漢劉寵自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出送曰聞當棄去故自扶奉送

應叟

齊竟陵王行狀云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邙山洛水協應叟之志注云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

## 北叟 三則

淮南子云塞上翁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翁曰何知非福居數日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翁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體人皆弔之翁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

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後漢蔡邕贊曰伯喈抱鉗扭徙幽裔董卓一旦入朝信宿三遷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注云北叟塞上叟也

班固幽通賦云北叟頗識其倚伏

俞叟

唐王公潜節制荊南有呂氏子窮窘來謁公不為禮寓逆旅月餘窮益甚遂鬻所乘驢于市中市門監俞叟

者名生問其所由生曰吾家渭北家貧親老王公吾之重表丈也今不遠而來公不以顧豈非命也叟曰我見子有饑色今夕吾為具食幸宿我宇下于是延于一陋室共坐弊席陶罌進脫粟飯而已夜深謂生曰當為子設小術致歸洛之費因取一缶合于地上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章俞曰此王公之魄也呂生視之乃王公也俞因戒之曰呂汝之表姪家貧遠來而曾不為禮豈親親之道耶可厚其資以一馬一僕二

百縑遺之紫衣者俯而受教于是却以缶合於上有頃視之亡矣明日王公果名生愧謝宴遊累月生告去贈以僕馬及二百縑生益奇之不敢形言歸渭北後數年方告于人

遁叟

唐陸希聲力學通易春秋雖寢食不釋卷初從方鎮辟韋保衡為相忌賢怙勢希聲絕意仕進乃構室義興號遁叟谷曰頤溪曰蒙後拜相云

山長 二則

五代零陵蔣維東好學能屬文乾祐中常隱居衡岳從
而受業五十餘人號維東為山長云

尹恭初閬州人也家世儒業通五經善談論唐刺史孫
丘置學舍于州北古臺山以恭初為山長學者大集恭
初不下山二三年教誨不倦

居士 九則

魏胡昭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

愛之漢末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誓約言胡居士
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州賴昭咸無怵惕
晉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謂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
累心處都盡注云郗尚書愔也謝敷字慶緒
謝朓文章盛于一時見劉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
武朓後為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
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
宋明僧紹高尚不仕齊高帝後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

尚其事亦竟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遐路
絶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為榮焉渤海
封延伯者高行之士也聞之嘆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
彌先
齊何點隱居不仕既老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
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别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
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點荅曰昔聞東都日不在
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為詩贈點曰

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黙亦病之

阮孝緒尉氏人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彦之曰願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由于空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户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

後魏盧景裕少敏專經為學避地太寧山不營世事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于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正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後周韋曼志尚夷簡淡于榮利高尚不屈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曼對玩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曰居士

南海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來南海枝郡常自言有奇術郡太守好奇者每厚其禮宴遊未嘗不名一日使酒而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後又宴于郡齋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有謂居士曰太守宴而先生不得預先生常自負有奇術能設術以動之乎居士笑曰此末術耳為君召名妓因命具酒肴又命小童閉西廡下空

屋久之啓戶有三四美人出裝飾攜樂而至列坐奏樂
客或訊其所自皆笑而不言夜分居士命妓婦起入空
室中衆疑其鬼物來日有謁于太守者云昨日郡會樂
妓無何皆仆地瞬目又暴風飄其樂懸而去夜分諸妓
方寤樂懸亦歸于舊所問諸妓嘿無所見不窮其由太
守驚謝遣之不敢留郡中

實賓録卷十二

宋　馬永易　撰

## 國士六則

漢馬援與公孫述少相善述欲授援以大將軍位援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

魏杜畿初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朝不進

何以居官既見幾知之如舊相識遂進幾于朝
魏光禄大夫武周有三子陔字元夏及二子韶叔夏茂
季夏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
少時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以三兒求目髙下公榮
與言語觀其舉動謂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
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
伯納言也陔後為左僕射韶終于常侍茂至侍中
吳孫權嘗嘆曰吕蒙蔣欽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

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晉王徽之有雋才少為桓沖參軍從沖值雨便下馬入沖車中謂沖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

晉潘岳懷舊賦云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注云戴侯名肇字秀初

賢士 三則

鄧騭為大將軍時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騭等從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祋諷羊

浸李郃陶敦等列于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

故天下復安

後漢宋弘為大司空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

相及為公卿者

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每往之處嫌其設酒懐乾糧而

往主人榮其降已乃盛為饌食子義出懐中糧求一杯

水而食之其清高如此

義士五則

後漢彭修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盜
所刼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
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令刺客
楊賢于隴氐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
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
晉長沙王義為張方所殺將殯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
劉佐獨送之步從喪車悲號斷絕悲感路人張方以其

義士不之問也

宋矩慷慨有志節張仲華據涼州以矩為宛城都尉石季龍遣將軍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于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

劉敏元廉己修學不能以險難改心永嘉之亂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西行為盜所刼敏元已免乃還謂

賊曰此公孫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劒曰吾豈望生耶當殺汝而後死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

## 正士 二則

秦誓曰囚奴正士

魏司馬宣王新統正王基書戒之曰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俗心可與同政事也宣

王納其言

直士

唐李綱為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後太子寖狎亡賴猜間朝廷頻諫不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内石敢久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

廉士

漢薛宣為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其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獄掾實不知掾慙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憫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

節士

後漢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為

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注云仲
叔名貢士

信士 三則

尾生古之信士守志忘軀

後漢范式字巨卿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字元
伯為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
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
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

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來歙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兩國謂光武遣使隗囂云

高士 五則

晉辛勉博學有貞固之操劉聰將授以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遣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

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何以下見武皇帝哉取藥將飲之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爾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

唐司空圖名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罷相以賔客分司圖與之游攜嘉其高節厚禮之常過圖舍手題于壁曰姓氏司空貴官階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歎屯奇明年攜復入朝謂陜帥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為

賓佐

唐杜之松答王績書曰松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陰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

唐秦系客泉州南安有九里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居焉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後東渡秣陵南安人思之為立亭號其山為高士峯云

唐梁肅為梁鴻碣號梁高士云

智士二則

范雎魏人初秦昭王使謁者王稽于魏稽載雎入秦至湖關見丞相穰侯西來穰侯至謂稽曰得無與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于是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稽遂與雎入咸陽

蔡澤燕人聞應侯范雎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于秦

應侯內慙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一見秦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後果代相秦云

## 貞士

唐李翱薦所知于張徐州曰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補闕肅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高無上其有

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甚矣

烈士五則

漢王延壽靈光殿賦云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注烈士豫讓聶政等

後漢劉平事母至孝世亂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

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以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旣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大驚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子去矣吾不忍殺子于是得全

後漢梁鴻高尚不仕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及卒伯通為求葬地于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唐姜寶誼拒宋金剛為賊所擒帝聞為泣下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矣果謀還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

唐羅隱說石烈士曰石孝忠者為人猛悍多力事李愬為前驅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平天子快之詔韓公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陊者再三吏不能正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具獄將斃于碑下孝忠度

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祇畏若不勝按驗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使送闕下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謂何答曰臣事李愬歳久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脱落于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愬名第與光顔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

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勰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段平仲撰碑如孝忠語云

俊士三則

漢蒯通方曹參為齊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通謂相國曰齊東郭先生梁石君二人齊之俊士也隱居不仕未

嘗畀節下意以求仕也顧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
受命皆以為上賓
魏應璩與苗君胄書曰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注云東觀
記郅惲汝南人鄭次都隱于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
止漁釣甚娛留數日惲喟然嘆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
鳥獸不可以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而去堯
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
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于江夏郡舉孝廉為郎

魏夏侯霸奔蜀蜀朝士問京師俊士霸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名士二十六則

李豐字安國年十七在鄴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名士為誰曰聞有李安國上曰豐名乃播吳越耶

荀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所交皆一時秀傑既卒至葬送者纔十人皆同時名士哭之哀感動路人

蜀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白羽指揮三軍皆從其進止宣王嘆曰名士也

吳太史慈字子義初起兵為孫策所執俄請往安集散卒策從之曰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慈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

晉江左中興名士推王承及衛玠為當時第一咸和中

衞玠改葬于江寧王承與王導教曰衞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會稽王道子世子元顯録尚書事元顯元良師友正言弗聞謟譽曰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以為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卒為桓玄所殺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注叔王澄也

陶潛誡子書曰韓長元漢末名士身處卿位八十而終

兄弟同居至于没齒汝輩慎之

王淮見王綱不振縱酒不以官為意常逍遙卒歲成都

王以其名士惜而不責

王敦將殺周顗戴若思温嶠于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

救得免

張軌為涼州刺史遂霸西河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

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泰州太守賈龕以代軌龕

將受之其兄責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以代之龕乃止

阮放為吏部郎不免饑寒庾亮王導以其名士常供衣食也

阮修性簡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捨去為黃門郎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衛瓘字伯玉討蜀杜預聞瓘殺鄧艾言于衆曰伯玉其

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
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璀聞之不俟
駕而謝終如預言

王湛濟之叔也濟才器沈邁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
曰叔父何用此為曰體中不佳脫復時看耳濟請問因
剖晰玄微甚有奇趣皆所未聞濟不覺慄然濟乃嘆曰
家有名士三十年而未知濟之罪也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皆一時雋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

其中常似神王

袁宏作名士傳以夏侯泰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奇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劉初興為中朝名士

陸機為惠帝起居注稱裴頠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于此事故欲太厲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注云阿齡王胡之小字胡之治身清約以高操

自居
沈文公曰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千斗許
劉訥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嘆曰王夷甫太
解明樂彦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
短杜方叔拙于用長
宋張緒少閑静叔父鏡異之比之樂廣從父暢言于武
帝前曰緒中朝名士
柳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當世之名士張緒王

延之相從推慕以為君子之交

齊孔稚珪早立名譽當時名士陸惠曉謝瀹張融何點相與為君子之交

梁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于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義理精傳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

唐韋元亮崔夏卿史臣曰崔韋名士藹為賢致主綽有古風

## 奇士八則

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

馮唐武帝初即位求賢良舉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乃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司馬遷書曰僕與李陵俱居門下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

漢朱雲以直諫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恭事馬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宿從容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應之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言注云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為吏乎

王莽時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自稱巨無霸長大十圍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

晉周伯仁少有重名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嘆

曰汝頗固多奇士自傷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
起舊風清我邦族矣
隋李德林聰明穎悟成王遺尚書令王遵彥書曰燕趙
固多奇士此言誠不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
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氣宇終為梁棟之用
唐鄭注詭譎陰狡初依襄陽節度使李愬挾邪市權舉
軍惡之監軍王守澄白愬愬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
語守澄初不納既坐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

至後堂終夕恨相見晚謂愬曰誠如公言云

雅士

魏邢顒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

志士三則

後漢朱暉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之不見復遣家丞致

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嘆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後漢祭彤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武畧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謹奮西越之畧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勛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吳陸績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意在儒雅非其志也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

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隅

佳士五則

晉劉隗以王敦威權大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乃以譙閔王承為湘州刺史王敦謂之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相才也承曰公未見知爾鉛刀豈不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也敦後遣兵攻承害之

任愷子罕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為清平佳士

魏陳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抜奬致咸作佳士

劉璠降達奚武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

唐徐晦郭承嘏史臣曰徐郭讜言鬱為佳士

辯士

秦王稽自魏載范雎歸更名姓曰張禄既入咸陽稽因言曰魏有張禄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来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

良士 三則

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管青相脣吻秦牙相前皆天下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歅盡其妙矣 謹按今本呂氏春秋云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

相胷脇管青相髖胻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實賓録良工作良士髖胻作脣吻與本書異

蜀董厥為丞相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

唐尉遲敬德初從劉武周未幾與尋相舉地降秦王引為右府統軍俄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因之秦王曰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叛乎引見卧内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

壯士九則

漢高祖起豐沛縱所送徒驪山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前行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擊斬蛇

漢高祖與項羽會鴻門亞父謀殺高祖樊噲居營外持盾直撞入帳下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既飲酒拔劒切肉食之羽曰

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項羽高祖幾殆

漢韓信初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劒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于是信熟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信為楚王名辱已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漢季布賛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

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又季布初匿朱家朱家謂滕公曰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漢彭越謀反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自此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于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越三族

漢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呉
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
蜀諸葛亮謂孫權曰田横齊之壯士爾猶守義不辱況
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安能復爲曹操
之下乎
隋劉昶傳居士父昶在周尚公主居士爲千牛備身不
遵法度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
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之交

五代吳壽州團練使鍾泰章諸子及其壻皆縱恣為郡人患有告泰章侵市官馬徐知誥稱王命使徐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為壽州團練使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召至金陵徐溫使陳彥謙三詰之皆不對或謂之曰公自壽徙饒乃左遷也胡不自明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為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可代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且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辯彰朝廷之失聞者嘉之

逸士

晉伍朝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辟名不就尚書郎胡濟奏曰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静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忘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士也

勇士

漢田延年方昌邑王淫亂霍光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時為大司農按劒廷叱羣臣即日議決後延年

有罪田廣明謂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延年言之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豪士三則

道學傳豪士號鬼谷先生教弟子蘇秦張儀

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廖倪良此十者皆天下豪士也

晉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
刺

隱士

齊何點父鑠以風疾害點母王氏坐死點感家禍欲絶
婚宦祖尚之强為娶瑯琊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
求執本志遂得罷世稱隱士

狂士

魏隱士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初與同郡侯武陽相隨後

閩中亂先失家屬獨竄于江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狂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北狂癡人爾然行不踐邪徑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由是人頗疑其不狂

髦士

魏吉茂兄黄為長陵令時長吏禁擅去官而黄聞司徒趙温薨自以為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隷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白衣始有清名于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死然

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為畏繇或以茂為髦士也

## 寒士 二則

齊劉祥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為正員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後周劉璠少好讀書兼文筆十七為梁上黄侯蕭曄所

罷重范陽張綰粲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于世以腊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為之屈綰嘗于新渝侯宅因詬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厲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腊以為厲己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袖而去腊謝之乃止

貧士

晉劉寔位太尉少貧窶及位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

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内曰是廁耳貧士未嘗得此乃

更如他廁

塵外士二則

晉向秀與嵆康為物外游康既被誅秀應歳舉到京師

司馬文王問曰子嘗自云塵外之士今安得來乎答曰

臣為巢許狂狷不足慕故也乃授之驃騎府從事

宋謝靈運嘗著一齒屐以詣太宰公曰此塵外之士也

方外士

晉阮籍雖不拘禮教然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號一聲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酒二升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典禮我俗中之士故以儀軌自居時人嘆為兩得謹按劉義慶編世說以阮籍此事隸任誕門劉孝標注引戴逵論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大

防也云云可以正嘆為
兩得之謬附識於此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謄錄貢生臣張大同